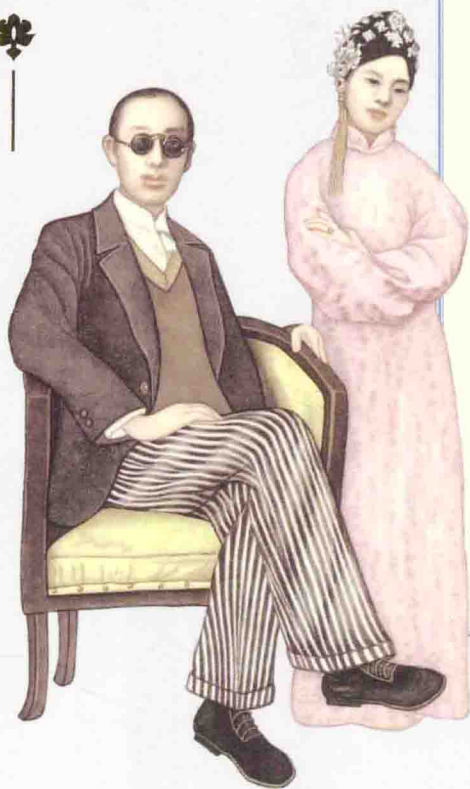


— 末代皇帝的五个女人 —

中国末代皇妃

额尔德特·文绣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她是一只孤高的围鹿

不见容于皇室高墙

终闯出自己无悔的人生

王庆祥
●
著

——
中国末代皇帝的五个女人——

中国末代皇妃

额尔德特·文绣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庆祥◎一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末代皇妃额尔德特·文绣传 / 王庆祥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末代皇帝的五个女人)

ISBN 978 - 7 - 02 - 010838 - 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文绣(1909~1953)—传记 IV. ①K 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855 号



责任编辑

李江华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李江华

责任印制

瓦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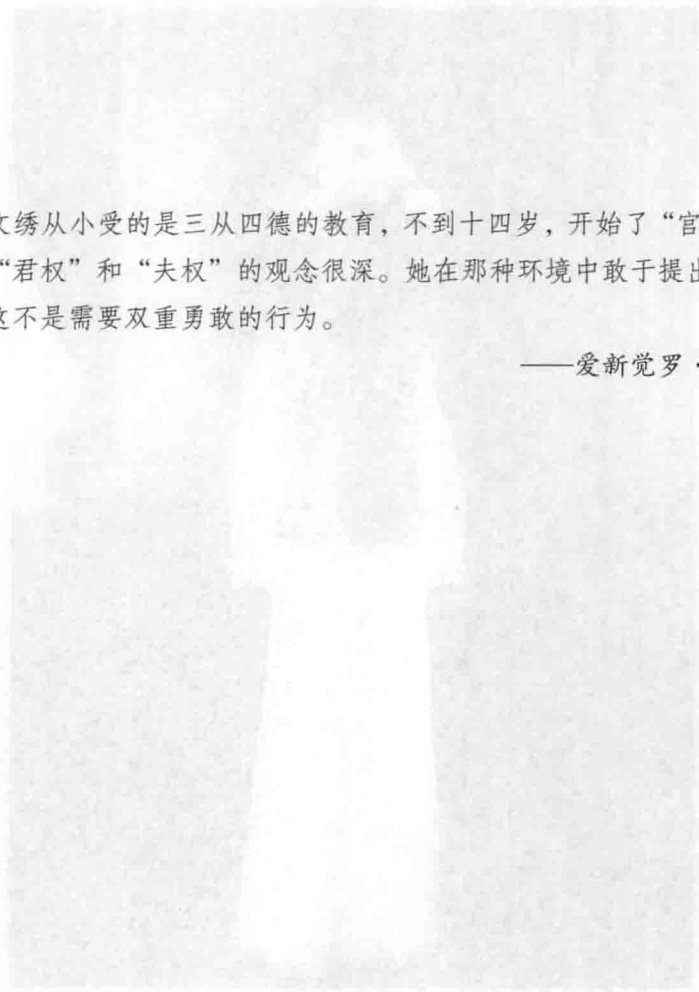
书 号 978 - 7 - 02 - 010838 - 1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额尔德特·文绣像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官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

——爱新觉罗·溥仪

目 录

第一章 少女时代

一 不盼而来的女孩·····	003
二 幼年文绣·····	006
三 文绣进了洋学堂·····	008
四 少女年华·····	010
五 御笔圈定·····	013
六 平步青云·····	018
七 日记存真·····	021

第二章 固鹿喋血

一 迎娶·····	025
二 皇家初度·····	030
三 香飘官闱·····	033
四 喜欢文学·····	038
五 景仰珍妃·····	043
六 花前月下·····	047
七 屈居妃位·····	051
八 孤灯瘦影·····	056
九 袖藏利剪·····	062



第三章 裂痕微露

一 在醇王府客厅的屏风后·····	067
二 她的看法不同凡响·····	070
三 驾幸淑妃的“丹闼”家·····	074
四 仗义执言再劝“困龙”·····	076
五 随驾入窟·····	079
六 佛前的一幕丑剧·····	082
七 初犯“天颜”·····	084
八 困龙“抬头”·····	086

第四章 政治分野

一 泪洒津门·····	088
二 在过眼的政治风云中·····	096
三 孤灯伴泪夜难眠·····	099

第五章 皇家兴讼

一 撕掉留给胞妹的遗书·····	104
二 悄悄离开了静园·····	108
三 淑妃啊，到哪儿去了？·····	111
四 炸了营的静园·····	114

第六章 惊世震俗

一 “妃革命”震荡了海河两岸·····	119
二 忙坏了静园的胡大管家·····	122
三 真意难寻·····	124
四 只能招架，无力还手·····	127
五 严重的对峙·····	130



第七章 黑云压顶

- 一 拍案而起的卫道士..... 134
- 二 文绮的第二封信..... 136
- 三 黑云压顶..... 140
- 四 回击恶势力..... 143

第八章 龙凤分飞

- 一 尚未绝情的夫妻..... 147
- 二 皇后不愿再喝苦酒..... 149
- 三 离婚之议的提出..... 151
- 四 “御前会议”上..... 154
- 五 扳倒虚设的障碍..... 156
- 六 载涛出面..... 157
- 七 “贝勒”也无能为力了..... 160
- 八 谁都不愿先说“脱离”二字..... 162
- 九 祖宗家法还管用吗？..... 164
- 十 溥仪希望“早了”..... 165
- 十一 讨价还价..... 168
- 十二 甩出了杀手锏..... 170
- 十三 艰难的谈判仍在继续..... 172
- 十四 拍板成交..... 173
- 十五 宣告离婚..... 176

第九章 大节不亏

- 一 重返北平..... 182
- 二 恶作剧..... 185
- 三 贵妇生活..... 187
- 四 拒绝回到皇家..... 189



第十章 再婚生活

一 街头叫卖.....	193
二 再婚生活.....	195
三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	198
文绣生平年表.....	205
附录一 《直庐日记》中有关淑妃离婚案的记载	胡嗣瑗 213
附录二 历史不能在戏说中延续	王庆祥 240
附录三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给王庆祥复函.....	245

额尔德特·文绣，又名蕙心，自号爱莲，小时候读书以及与溥仪离婚后当教员时用的名字叫傅玉芳。额尔德特氏隶属于镶黄旗，是满洲八旗中最负盛名的几大家族之一。文绣的祖父锡珍，在清朝历任工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尚书等职，逝于一八八九年，遗有成片房产、田产。文绣的父亲端恭，系长房，但一生不得志，以候选同知郁郁而终。

文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合法的、为社会公认的皇妃，她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如同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

第一章 少女时代

一 不盼而来的女孩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宝座之上，刚刚度过登极周年纪念日的小皇帝宣统快满四岁了。这时，离他并不遥远的交道口大方家胡同，正在发生着后来与他有过重大关系的事件。

这是大清朝吏部尚书额尔德特·锡珍的府邸，府门之前曾是冠盖云集、车水马龙的地方，现在虽趋萧条冷落，但看上去还相当有气派。进入府门，穿越厅堂，通向一个别有天地的小花园。园中有假山、水池、石板弯桥和幽雅小亭，树也秃了，花也落了，可这天很晴和，是初冬季节中令人喜欢的暖日。

在花园中一个阳光充沛的角落，有一老一少两个男子，坐在从室内搬出的木椅上，谈天说地。老的，五十岁出头，体态清瘦，目光冷峻，此人正是锡珍的长房长子端恭。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屡赴考场，却不获功名，如今老矣，虽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轿马”的生活并不差样，“棋琴书画、喝酒吟诗、附庸风雅”的格调也不降等，可他内心之中，总觉得身为长房长子，对不起祖宗。由于官场抑郁，端恭人生态度已趋消极，无论国事家事，一概不闻不问，似乎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其实，还是满腹牢骚。少的，三十多岁，乃锡珍第六子，端恭的老弟。哥俩闲聊的那天，正是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旧历十一月初八）。忽然有个婢女姗姗而来，向老爷端恭施礼后连声报喜。要问喜从何来？端恭心里明白：妻子蒋氏分娩了。



端恭原配博尔济吉特氏，系清太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裔，由锡珍亲自做主成婚。该女身材高大，性情急躁，虽与端恭共同生活多年，但感情一直不睦。她在给端恭留下一个被人唤作“黑大姐”的女儿之后，病故了。

端恭继娶蒋氏，虽出自汉族，却也属大家闺秀，心地善良，性情柔和。自从嫁给端恭，便完全按满族习俗装扮自己，信守“三从四德”，绝不违拗丈夫的意愿，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端恭盼她生出几个儿子光耀门楣，如今第一胎已经落地，到底是男是女？端恭急不可待地向报喜的婢女问个究竟。婢女再度施礼，答曰：“是位格格！”

端恭闻言，一张期待的脸上立即布满阴云愁雾，失望地向六弟说：“你看又是一个丫头，真是家门不幸啊！”

这时，蒋氏的心情可不像丈夫那样，她看着自己的头生女儿，心里甜甜的，欢喜得很。既然能生出丫头，又何愁下胎不能生出个小子呢？她仔细看几眼这个刚来到人世的小丫头，眉眼还算周正，便给她取了个文气的乳名叫“大秀”。

端恭何曾想到，十几年后他的大秀竟能步入金碧辉煌的宫禁，倘晚死几年，自己也能当上举国侧目的国丈，到那时他自然不会再有生女不如生男之慨叹了。

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家，生了男孩叫“弄璋”，生了女孩叫“弄瓦”。当大秀快满月的时候，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要表示表示，向端恭庆贺“弄瓦”之喜。对此，端恭完全没有兴趣。“又没有生下儿子，何必多此一举呢！”端恭心灰意冷地说，他确实不想给大秀办“满月”。

然而，家中最有发言权的五弟华堪否定了大哥的偏见，他坚持说：“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好好办一办，别让大嫂心里委屈。”遂命管家到北新桥石雀胡同的“增寿堂”准备酒席。当时，饭庄对外包办酒席，规矩是由厨师预备好，挑运到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支灶来做。按大件主菜确定席名的酒席，以质论价共分四等，即燕窝、鱼翅、海参、和菜。尽管那时家道已趋中落，华堪还是为大秀的“满月”要了十桌鱼翅席。

办事那天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之季，原打算近亲之外概不通知，应付一下场面也就算了。不料亲朋故旧，贺客盈门。客人愈来愈多，十桌之数显然



清末普通旗人妇女的市井生活

已不能应付，华堪当机立断，又派管家再去“增寿堂”补了十桌。虽说加大了破费，却给府中上下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人们眼见这渐趋冷落的门庭，终于又车水马龙地热闹了一番。

“满月”办得这样排场，蒋氏心中美滋滋的。闲来无事，她就打开梳妆台上那个嵌有宝玉图案的小长方形的福建产雕漆首飾盒子，数一数贺客们贡献的铸有“长命百岁”字样、轻重两数不一的小金牌子。当然，大秀的脖颈上也挂了一块较轻的金牌。

大秀不是端恭盼来的，但当父亲的很快也就喜欢上自己的女儿了，并为女儿起了一个大号——蕙心。



二 幼年文绣

大秀出生后，家里为她找了一个年约三十、身强力壮、奶水充足的奶妈。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洗洗涮涮，帮着奶妈照料大秀的丫头。也许与奶水好有些关系，几个月后，大秀出落得又白又胖。蒋氏吩咐奶妈，每天早晚两次把孩子抱到她的房中来，让她看看。有时端恭见了也高兴，就伸手摸摸大秀的小脸蛋儿。

蒋氏第二次怀孕后，端恭断言一定生个男孩儿，结果仍是不能如愿，二秀又来到人间。端恭抑郁成疾，把两房的三个女儿扔给年轻的蒋氏便撒手人寰。

端恭一死，年轻的蒋氏自有无尽的凄苦，可她打定主意，不论遇到多少灾难，也要把丈夫的骨肉——前妻生下的“黑大姐”和自己所生的大秀、二秀，拉扯成人。她向大秀的五叔华堪说：“我们娘儿几个，今后就请五叔您多照应了！”

蒋氏是汉族人，相比之下门第也低些，然而，曾为清朝二品大员的华堪并不因此而轻视蒋氏，相反一向敬重这位大嫂。蒋氏说：“蕙心这名字叫着太不顺口了，请五叔再给大秀取个名字吧！”华堪想了想，就对蒋氏说：“我看这孩子挺文气的，就叫文绣吧！”随后，又给二秀取名“文珊”。这就是若干年后轰动一时的两个名字的由来。还有的学者引征古籍，认为古代在丝帛上刺绣，称为“文绣”，以区别于文锦。（《孟子·告子上》：“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赵岐注：“文绣，绣衣服也。”《汉书·贾谊传》：“且帝之身自衣皂绋，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可见“文绣”者，美名也！

蒋氏本想借助封建大家庭的荫庇，把几个女孩拉扯大，然而好景不长，她所凭依的那个家庭，很快就在辛亥革命牵动的沧桑剧变中瓦解了。

额尔德特氏家族，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镶黄旗，也是最负盛名的几大家族之一。

文绣的祖父锡珍，当了半辈子吏部尚书，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是他的门生。清人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有一则“粉侯捉御史”的轶事：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车马因未及时给粉侯即恭亲王奕訢的女儿荣寿公主让路，被粉侯手下扣留，经副都御史叩头求情才获放行。这位副都御史正是文绣的



祖父锡珍。

锡珍去世时在北京东城安定门大街方家胡同，给子孙留下五百余间房产，并在西郊大兴县内留有大片田地。他的六个儿子就依靠这些产业，维系着方家胡同封建大家庭的局面，聚族而居。长子端恭，文绣之父，终其一生只谋得内务府的一名主事小差使，其余弟兄除老五华堪官至吏部尚书，较为得意外，都是纵情于声色玩乐的纨绔子弟。

晚清之际，他家不管怎样还算是官宦人家，到时候总有旗人钱粮进户，加上房租利息（俗称“吃瓦片”），足够支撑门庭。大清鼎革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顶戴花翎一律作废，俸禄钱粮全部丧失，坐吃山空，曾为吏部尚书的华堪也只好闭门谢客、念经礼佛了。

最初，还有房租、地息收入和少量的银行存款。可是家族的子弟们谁也不知勤俭度日，使奴唤婢，大吃大喝，过了今宵，不想明晨。酒足饭饱之余，照例提笼架鸟，斗蛐蛐，听唱戏，硬是打肿脸充胖子似的挂出一副贵族之家的脸谱。

存款很快就消耗殆尽，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每每捉襟见肘之时，只有举债度日了。时间一长，难免有难以应付的时候。于是，他们把祖宗留下的古玩书画压价抵给当铺和琉璃厂的古玩商人，结果，到期又无力赎回，都白白便宜了古玩商人。随后又开了卖房之戒，今天一个院套十间，明天一趟北房五间，零敲碎打地脱手而去。当华堪也终于身陷病老之中，再无力避免这六房聚居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时，方家胡同这大片的园宅也就很自然地先后易主换姓了。

分家时，这方家胡同的大片宅院早已走到形存实亡的地步，延续了数代的四世同堂的局面，不过是一张虚空的外壳而已。蒋氏以长房地位的分家所得，除房内家具外也只有数目甚微的一笔现款。

曾几何时，这里本是达官贵人的府邸。今天，老房已经抵债易手，原主人只好迁居异地，另立门户。分家后蒋氏带着黑大姐和文绣、文珊姊妹，还有跟随多年的两位忠心耿耿的老年女仆，离开了世居的老宅。

搬家骡车即将启动，走的、送的无不动情挥泪。举目茫茫的蒋氏，顾念前程，



祸福未测，实有满腹难言的苦衷。

平时，长房和五房处得最近，互相有些体己话，你开导我，我安慰你。因为五房的儿媳妇知道蒋氏还有一笔可观的私房钱和一批金银首饰，曾劝她买一处像样的房子，享几年清福。可这时蒋氏哪里还能想到自己？她对侄儿媳说明了自己未来的打算：“我以后再也没有进项了，三个女孩子又都这么小，就得精打细算着过日子了，哪还能腾出钱来买房？我只盼着把她们姐妹拉扯大，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我死也就闭眼了。”

骡车慢慢地从方家胡同拐出来，“吱吱嘎嘎”地行进在古城的石板路上。蒋氏领着黑大姐和文绣，两名女仆轮流抱着文珊，一行数人紧跟在骡车后面，向哈达门（今崇文门）外走去。蒋氏已在花市上头条租好了几间房子，那将是她们的新居。

三 文绣进了洋学堂

在哈达门外花市上头条的四间平房中，寡母领着三位“格格”，还有两名女仆，相依为命地过着平静的生活。蒋氏虽在贵族之家生活多年，却并不曾沾染贵妇人那些奢靡腐朽、以浪费为荣的习气。虽有若干私储，却能俭朴度日，不摆阔，不打牌，生活倒也安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蒋氏有个胞弟蒋二好吃懒做，穷困潦倒，端恭一死就觊觎着姐姐的钱财。他三番五次地软磨硬泡，劝说姐姐把私蓄全部借出，帮他开个粮店。善良的姐姐可怜他，便以现款和金银首饰凑足全数。蒋二有了资本，便在前门大街西草市口挂牌营业，开起粮店来。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闹了个鸡飞蛋打，把姐姐全家人生命所系的血本全给亏尽了！蒋氏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只好埋怨命苦。

可是，蒋氏很要强，并未在生活的重压下倒下，她决心靠自己的双手，靠节衣缩食，把门户支撑下去，把孩子们抚育成人。她辞去仆妇，又退掉两间租房，从此一家四口挤在两间房子里，维持最低水平的城市平民生活。为了结束“坐吃山空”的局面，蒋氏又领着女儿们做挑花活，挣几个手工钱，